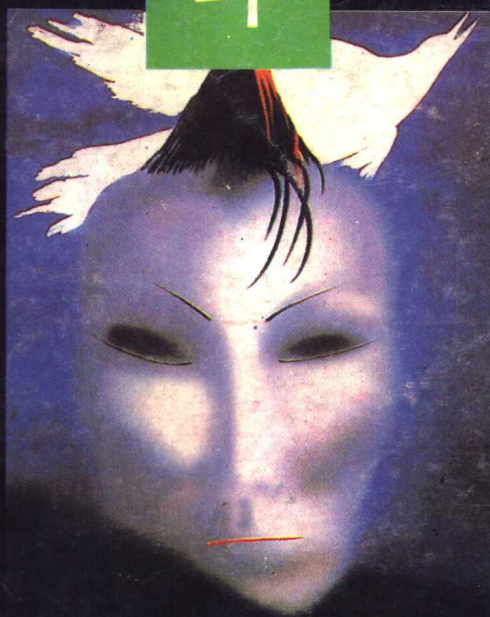


道魔大决斗

山田风太郎 著



精通忍术的军师将七名大剑豪复活。复活后的剑豪与生前判若两人，人性丧失，兽性膨胀，残酷狠毒，嗜血成性，成为人魔。军师欲利用他们达到推翻幕府的目的。独眼大剑侠十兵卫成为他们的障碍。军师派出美人欲拉十兵卫下水。十兵卫粉碎了美人计，然后与人魔一一决斗。

道 魔 大 決 斗

山田风太郎 著

樊学纲 译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道 魔 大 决 斗

〔日〕山田风太郎 著

樊 学 钢 译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1.25印张 4 插页 456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224-01293-9/I·271

（上、下册）定价：7.05元

目 录

上卷 熊野山岳篇

地狱篇第一歌·····	(3)
地狱篇第二歌·····	(28)
地狱篇第三歌·····	(57)
地狱篇第四歌·····	(76)
地狱篇第五歌·····	(98)
“敌人”的编制·····	(130)
故里剑侠·····	(160)
黄泉之国·····	(190)
黄泉坡·····	(214)
上路·····	(242)
游戏规则·····	(265)
西国第一名刹·····	(306)
打在河岸的波浪·····	(329)

下卷 伊势波涛篇

海潮音·····	(351)
密使·····	(376)
剑斗道成寺·····	(409)
西国第二名刹·····	(440)
生死一眼·····	(473)
西国第三名刹·····	(494)
关口弥太郎·····	(526)
奉书比赛·····	(547)
经过伊贺·····	(585)
魔界转生·····	(624)
鱼歌水心·····	(650)

上 卷

熊 野 山 岳 篇

地狱篇第一歌

—

阴历月初，夜空无月，天空乌云弥漫，偶尔浮现出银黑色的薄光。各个营帐都嚣张地燃烧起冲天的营火，并不是为了照明，而是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可以毫无顾忌地发泄解脱的痛快。

除了营火之外，遍地都是军官在玩弄刀枪，醉醺醺地互争酒壶。酒后粗野响亮的歌声几乎淹没了海浪的澎湃声。有些狂醉的士兵甚至挥舞大刀来发泄战后的松懈。此外，营帐中不时传来女人尖锐的笑声与呻吟的呼叫声。

“战争一结束，好像春天就跟着来了。”

两个人影穿过营帐，其中一人向另一人说道：

“南风可吹得紧了。总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那是因为城外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

另一个人用一种阴郁不悦的声音回答。

“啊！昨天才攻陷的城池，尸体现在就开始腐烂了吗？”

“从昨天中午开始，天空就飞满了嗡嗡作响的苍蝇。站在城墙上往外看，从海岸到海岸都堆满了尸体。城内的37000人全被屠杀。”

说话的男人似乎企图使心情阴郁的男人放松一下情绪，但话一出口竟也不禁皱起眉头默然不语了。

这是宽永15年3月1日的夜晚。——去年10月在岛原突然爆发的农民起义，原来仅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但由于对魔教的坚毅信仰，竟在数日间成为战无不胜的护教军，拚命据守原城。幕府方面虽以124000人马的大军来攻打原城，却足足花费了五个月的时间才镇压了这场起义。总而言之，这是一场非同小可的战争。

原城终于在昨日凌晨被攻陷，义军首领天草四郎被斩首示众，全城军民37000人中，仅有四人逃过此劫，其余均遭屠杀。

幕府军虽已不再害怕日落后必来夜袭的原城敢死队，但仍搜捕城中每个角落的残存者，不论男女老幼一律屠杀。这场扫荡一直进行到今天早晨才告结束。

这次战役中，丰前小仓15万石俸禄的小笠原右近太夫也率领六千人马加入了包围军的行列。今夜忽然有个奇怪的男子来拜访他。

“敝人名叫由比民部之介，是个浪人，现在正周游全国访求名师高手，修炼武功，庆幸能亲眼目睹这场战役的壮烈。听说贵方军中起用一位名剑客新免武藏为军监，无论如何请行个方便，让我拜见一下武藏前辈。”

小笠原右近太夫即派遣一个武士带领民部之介去见新免

武藏。

虽然只是一项引见工作，但引起武士内藤源内的不悦。好不容易才结束了五个月的战争，正在与同僚们高举金杯，饮酒取乐，却闯来了这啰嗦的浪人。他对这家伙有一种莫名的厌恶感。

这个浪人的年纪大概三十三四吧！——不，或许更年轻一点也说不定。只见他头发全部束起，脸色苍白，看来像个军师之类的人物，态度显得很庄重，可是眼神中却又闪烁着年轻人的灵动机巧。说出话来，有股令人惊异的和葛与斯文。

最让内藤源内感到不舒服的是这个自称浪人的家伙，一身黑羽二重（儒服上衣）与绶子长裤的羽织服式的打扮，这与遍地弥漫血腥与硝烟的战场，非常不协调。与其说讨厌这副不协调的打扮，倒不如说是讨厌这个人身上的那种毫不在乎的调调，他刚才居然还说“庆幸”有机会目睹此次战役。这家伙把天下的战争当成什么乐事！除了服装之外，这家伙说话的调调、和葛的态度……一切都令人感到厌恶不耐烦。

此时，内藤源内心中突发奇想，若一开始就拒绝引见，而将这个自称由比民部之介的浪人随便盘问二三句话，打发掉就好了。他主意打定，不由得呼吸急促地盘算着。

内藤源内在途中板起脸孔说：

“你无论如何也要见军监一面，那我就略作介绍吧！”

内藤想，这浪人如果想走新免武藏的门路而在小笠原家求得一官半职，那是白费心机。于是，便打消他的念头说：

“新免武藏并没有在小笠原家任官，可以说只是一个临时军监而已。你认为还有见面的必要吗？”

“啊！那么他还只是一个食客吗？”

由比民部之介满脸惊讶地问道。

“也不能说还只是食客而已。武藏到这把年纪了还像讨饭似地周游列国，来小仓后的几年间，才得以一个武士的身分行事。那是因为他正巧在主人的藩地中的船岛击败佐佐木小次郎。我想那是他来小仓后最得意的一段日子。但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小仓由当时细川代转变成为目前的小笠原才六七年而已，那真是一次殊荣，直到这场战役发生。”

板起脸孔的源内一谈起新免武藏，忽然变得很饶舌。武藏似乎是个令他无法停嘴谈论的对象，口气中可明显听出他对武藏绝无好感。

“这么说来，武藏前辈是自告奋勇参与这场战争的啰？无论如何，一个天下闻名的剑客，若有机会效命于战场，是会要求以一名暂时军监的名义参加的。”

“但那也没多大用处的啊！”

“岂有此理！”

“你若看到这场战争的话，就应该了解敌人非同小可。虽只是农民作乱，原本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那些家伙为什么杀的杀，钉十字架的钉十字架，仍然像魔鬼般地与我们交锋且毫无畏惧。一次又一次神出鬼没地夜袭，甚至搞得我们12万大军惊慌失措到处鼠窜。当然据守城池的并非只是愚蠢无知的农民而已，敌人中也有个像样的军师人物。毕竟这种事不是天草四郎这乳臭未干的小子办得到的吧？听说那边是一个叫森宗意轩的人主持军务，还听说他是丰臣家的遗臣。”

海风愈吹愈强了，一股令人作呕的怪味也愈来愈浓地袭来。

“这次战争中的武藏，什么事也没做，简直就像石头般地坐在那里，更别说到什么双刀流去斩杀敌人之类的。”

“或许！他有什么高深的计策吧！”

“他没有献出什么锦囊妙计。也不知道他这个军监是怎么当的？……当然我家小笠原主上也不是他这个临时军师可以随便左右的。总之这场战役总算结束了。武藏大概是第一个卷铺盖走路的吧！”

海涛的呼声愈来愈凶猛了。原城北方的岛原湾沿岸布满了小笠原的军队。

“我最佩服的还是远从江户来救援的老中（江户时代直属将军、总理政务的幕府官员，共四名或五名，由食禄25000石以上的世袭诸侯担任）松平伊豆守侯爷。听说他是位精通政务的干练人才，不过倒没听说他在军事上有什么独到之处。然而仍奉他为指挥将军，所幸他抵达之后，原本各自行动的各路诸侯均能步调一致地进军了。”

由比民部之介说道：

“他一向被被誉为智多星伊豆。”

内藤听了这句话之后，又说：

“这倒是有目共睹的。总而言之，战国时代的军略兵法早已没多大用处了，更何况那些古怪的剑法。所谓剑豪之类的在战场也跟傀儡没什么两样。啊！在那里！那就是新免武藏的营帐。”

内藤源内忽然压低声音指着前面说。

为了防御敌人的偷袭，整个军阵营帐并非一般的野营而已，而是配合战阵安排成形，营帐之间带有若即若离的间隔，一一排列在沿海区。内藤所指的是其中一个小营帐。由

于海风的吹拂，烛台上的火光也摇曳不已。

二

“我这就回去了，你自己进去吧！”

源内如此说道。那口气应该算是很冷淡吧，但总觉得其中含有一股难以言喻的犹豫情绪。然后他又压低嗓音说道：

“那么就此告别吧！刚刚说的有关武藏的话，希望你不要告诉他。”

由比民部忘记应该目送那逃离而去的内藤源内，专心凝视这个小小的营帐。

灯火下跪着一个五十开外的老者，从膝盖到整个草席均撒满了木屑。

从侧面看，他高耸凸起的颧骨下方，两颊消瘦得像被剝过一般，稀疏焦黄卷曲的胡须，一副空虚而苍凉的灰白脸色，头发也蓬松纠结地泛着红褐色。只见他暗淡地、心无旁骛地埋头苦干，仿佛正在进行他职内的任务。

——他究竟在做什么？

但他没问为什么，只是默默地靠近营帐，由比民部之介一边放轻脚步声，一边探头细看。

——好像是船桨吧！

民部之介看清后暗道。

那似乎是在附近海边捡来的东西。他所削刮的长木的确是船桨没错。虽然尚未成形，看得出是要削成木剑的样子。

在此瞬间，民部之介心中突然掠过一种幻觉，仿佛眼前的男人又恢复到年轻时候，在丰前的船岛与剑客佐佐木小次

郎决斗前，在小船上削刮摇橹成木剑来当做武器。

这大概就是他的怪癖吧？

帐外传来阵阵的海浪声。或许是受这潮声的蛊惑，引发他对20年前那场戏剧性决斗的回忆，因此又开始做同样的工作。

民部之介忽然对这人怀有一股近乎悲哀的情感。

“前辈！”

民部轻叫了一声。

“新免前辈！”

那老者仍然没有回答。不知是因为专心一意于工作还是因为精神已经恍惚了？或者耳朵已经失聪了？

附近传来阵阵的海涛声和宛如海涛声的酒后狂欢喧哗声。在高呼胜利的欢乐声中却夹着这个空虚而寂寞的孤影——武藏的孤影。

尽管如此，由比民部之介还是将手搭在小屋的入口处，轻声问道：

“宫本武藏前辈，听说您来到此处，我一心想成为您的门人而远从江户赶来，名叫由比民部之介，请让我随侍在您左右。”

武藏仍不停手，只朝由比民部之介瞄了一眼。

一瞬间，由比民部之介感到一道茶色的锐光射向自己的脸庞。

不过，由比民部几乎以为刚才的那一瞥只是错觉而已，武藏仍然像什么都不会发生似的继续削刮他的木剑。

“前辈！”

民部之介又叫了一声。

“听说宫本前辈不曾收过门徒。或许是因为普通人难入前辈法眼，而且平庸之辈也无法消受前辈精湛的武学。可是我由比民部之介却与众不同。我有胆量完成一般人无法完成的任务，至今没任官是为了闯荡江湖访师学艺。宫本前辈，请看看我好吗？”

民部不禁扬起脸庞，白皙的额头间散发出自信的光辉。灵动机巧的眼神看得出绝非泛泛之辈。瞳孔中不断地闪烁着智慧、敏捷、好奇、野心的光芒。

武藏闭口无语，仍然像哑巴般地刮削着他的木剑。

“刚才听小笠原家的武士谈起前辈，看来他们是不会重用前辈的，啊！不，应该说他们不知道前辈的价值。啊！不！应该说他们有眼无珠。他们仅以剑术来评价前辈，实在是太肤浅了。依我看前辈一定有更大的理想与抱负。我民部之介慧眼识英雄。”

从武藏黝黑瘦削的侧面看，他仍然冷酷无表情，但细看的话，依稀可见他内心深处的忧郁。他默然无声地重复着单调的动作。寂静的四周断断续续地响起白木屑的弹落声。

沉闷的空气中，突然又响起民部的声音：

“然而，您却是孤独寂寞的。”

他又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口气说。双颊上散发出一种温柔近乎怜惜的笑容。

“其实，前辈您本身也有责任。当您被任用后，您仍然是这副令人难以亲近的姿态。前辈您太过于孤高峻峭——毕竟孤掌难鸣，若希望得到天下人的理解，您周围必须要有和煦的春风，否则……”

民部也不管武藏的反应，厚着脸皮侃侃而谈。无论任何

人，初见面就听到他这样热络的谈话，实在很难冷淡他，但武藏这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只能使民部无可奈何地苦笑。

“我可以担任前辈的‘春风’，使人们不必直接感受前辈的威凛。我一定可以让前辈扬名天下。”

其实，他这时候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打动着对方。

“好歹‘宫本武藏’也是个响当当的名号，却屈居在小小的15万石小笠原藩的地方，岂不是很可笑的一件事吗？我想这不是前辈的本意。像我——我曾蒙受此役征讨使板仓内膳正大人知遇之恩，他甚至颁给我阵中的通行证，但我仍然毫不眷恋板仓家的职位，我的理想是最高的幕府。但是！我毕竟只是个无名小辈，若想一跃而进将军府也不是容易的事，因此我愿意奉前辈为师傅。我可以让您如愿以偿的。事实上，前辈您内心的理想与抱负我是很清楚的。或许，前辈您会认为我是在利用您，可是我绝不是那种人。若前辈您是刘邦、刘备的话，我好比是那张良、孔明。”

他口若悬河地说个不停。最初那几分弟子的谦虚也不知哪里去了。

“请前辈不要见笑，我的确是自比为‘张良孔明’的人。您认为可笑吗？前辈，请您深思，让我成为您的门徒，随侍在左右好吗？至少前辈您所欠缺的方面，我可以弥补，同意我的看法吗？——拜托，请您不要见笑，我是真心的。”

事实上武藏根本没笑，仍默默地削刮他的木剑，此时木剑的形状已经愈来愈明显了！

草席的角落横倒散放着七八枝孟宗竹。看来这老剑士还具有雕刻工艺的本事，那些本来是为插花而设置的，现在都

被木剑压成弯曲的弧形。

噗滋——一声响声。

由比民部之介不由得吓了一跳，两眼直瞪。

看来木剑只是轻轻地压住竹子，那些浑厚圆滚的孟宗竹却被木剑的前端“噗滋”一声压扁。

武藏第一次抬起他那瘦黑深削的面颊，笑了一下。这是在他持续不断地削刮木剑以来第一次露出满意的笑容。仿佛到目前为止，民部之介的独角戏完全没有进入他耳朵似的。

然后武藏将木剑挥扬过顶，使出一招“真一文字”诀，从中往下斩落。当然是那是最简单而又有效的一招。挥动的方向朝民部之介相反的角落斩下。不过，剑散发出一股肃杀之气，同时武藏发出凄绝般的吼声，使跪坐在入口处的民部之介忽然感到一股看不见的强风迫使他往后仰。

“大爷！”

这时帐外传来一个少年的声音。

感觉得出是草鞋所发出噼哒噼哒的跑步声，那可爱的童声又呼叫了：

“大爷，城边好像有人——一个怪异的老人跟两个姑娘往海边逃去。”

灯影中闯进了一个身躯短小的影子。

抬头一看，是个十多岁的少年。一身短衣打扮，留着儿童般的发型，腰间插着一把几乎与他身材同高的木剑。

他脚上没有穿袜子而直接套上草鞋，快步地跑入营帐里。

“大爷，睡了吗？”

他吃惊地看到坐在入口处的民部之介，也没打声招呼。